

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

玄圃积玉·浮世医心

不宜重逢

毕淑敏◎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燕山文艺出版社

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

玄圃积玉·浮世医心

不宜重逢

毕淑敏◎著

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燕山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宜重逢 / 毕淑敏著. —石家庄 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2
(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 / 简以宁主编. 玄圃积玉·浮世医心系列)

ISBN 978-7-5511-0614-6

I. 不… II. 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55904号

丛 书 名: 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

书 名: 不宜重逢

著 者: 毕淑敏

策 划: 张采鑫 简以宁

责任编辑: 刘红哲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统 筹: 张悦薇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 李小忙 彭 娟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/32/24/28/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湖南画中国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字 数: 150千字

印 张: 8.75

版 次: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0614-6

定 价: 29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20 世纪 70 年代的毕淑敏



毕淑敏半身近照



序

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驻扎，必有一个固定地址。距离它最近的邻居，是这个人的灵魂之塔。

每个字是一块砖，几百万字垒起来，就是一个小院了。给自己的作品作序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拖了很久。我不喜欢向后看，但这一次，必须回头，绕着院子走一圈。

多年前曾参加过一堂外籍心理学家的专业课。开课伊始，老师二话没说，拿出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球。他手掌向下，把球放开，那球就垂直地停在他手指下方约一尺的地方。座位较远，我看不到更多的细节。按常识推断，我猜他手指中捏着一根细线，线的下端拴在金属球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金属球像一个沉重的钟摆。果然，片刻之后，他用另外一只手从某个方向强力推动了那颗球，球快速摆动起来。当晃到某个特定的角度，我果然看到了一根线。

不知道老师卖的是什么药，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那个球。老师笔直地站立着，手掌向下，肃然不动。金属球不停地荡着，摆幅渐渐缩窄。这个过程在凝视中显得很长，满堂死寂。终于，亮闪闪的球困乏了，震颤着抖了几下，寿终正寝似的停住。

你们从这个过程中，看到了什么？老师发问。

学生们开始作答。有人说，这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。有人说，他在此过程中看到了力量。有人说，他看到了改变。还有人说，牛顿的苹果万有引力。更有人说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手……

老师频频点头，好像每一个回答都正确。但我看出来那只是习惯动作，他扫视全场，焦灼地问，还有新的发现吗？无人回应。前述每一个回答都精彩，再无更惊艳的说法。

心理学家有些是很古怪的，此人基本上算一个。我不喜欢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，

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心态，静观其变。傻看了半天，老师还是毫不回转地等待。我很希望这个环节赶紧跳过去，突然就举了手。我被自己吓了一跳，胳膊居然不听大脑差遣，成了篡位的叛国将领。

充满失落和执著的老师，看到有人终于响应，急切道：你！看到了什么？

天啊，直到这一刻，我还没想出来该说什么。不过，我必须说点儿什么，要不简直就是滋扰课堂。我战战兢兢道，我没有别的意见，就是希望您赶快讲正式的课。

老师倨傲地说，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。如果你实在没有新的看法，把别人的回答再说一遍也可以。之后，你会听到我的授课。

我匆忙判断了一下形势，明白不管我答得如何错乱，老师准备就坡下驴了。我愿意成全，又不想重复他人，慌不择路地说——我看到了时间。

老师眉梢乱抖，夸张地显示他的大喜过望，说：哦！好极了！时间本来是隐形的，但现在可以看到它现身，从不动到动，从动到不动。我开讲心理如何始终处于时间流变中……

那天的课程究竟讲了什么，已然忘却，唯有金属球还在记忆中沉甸甸地坠摇。

我发表处女作时已经35周岁了，一个老态龙钟的开端。那篇小说叫做《昆仑殇》，主题是尊严与生命，还有人的精神不屈。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秉承着这个方向，迄今为止，并无改变。我是一个医生出身的写作者，从医二十多年的经历和训练，让我始终无法跳脱出从医生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。我无法评说这个角度是好还是不好，但我知道沉淀在血液中的东西，难以过滤。

我刚开始写作就从中篇小说入手，不合常理。原因很简单，壅塞在喉咙里的话太多，篇幅短了说不完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中篇和短篇小说有什么重要分别，以为只是长短的不同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。既然话多，就一个劲儿写下去，直到胸中的那一口饱含雪山冰冷的长气出完，这才告一段落。1987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，才晓得了自己的冒失，违背了先短后长的惯例，冲撞了文学规律。于是自惭形秽，赶紧调回头来学着写短篇。在这个时间段内，中短篇小说创作量比较多一些。1994年，我的短篇小说《翻浆》和极短篇小说《紫色人形》，在台湾获得“第16届中国时报奖”和“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”。获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，但我自忖这个缺漏补得大致说得过去了，从此可以率性去写长一点儿的東西。我开始写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，费时一年多，1997年出版。之后我大约几年时间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，这就有了2001年的《玉玲珑》，2003年

的《心理小组》，2007年的《女心理师》，2012年的《花冠病毒》。

长篇小说的工作周期比较长，精神和体能的弦不能永远绷得铁紧，需要加以分割。加之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取得一笔稿费的间隔比较长，好几年才能有一次收成，且不固定。为了抒发心中不时涌出的万千感慨，也为了得些小钱补贴家用，我在长篇小说的间歇节奏中，会写一些散文。多年积攒起来，大约也有了几百篇。这期间也曾写一些中短篇小说，数量不多。概因写作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劲道不一样，如同舞动长枪和短匕，技巧有分别。我很抱歉自己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，只好基本放弃中短篇小说的写作。散文则似乎和小说创作有轻度的绝缘，可从心所欲、互不相扰。

按时间顺序捋了一遍我的创作，自己也有豁然开朗之感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时间真是值得尊敬的单向街，它是组成我们生命的最原始的材料，一切都埋藏其中。

一个人说几点谎话不难，但要连续在几百万字中说谎话，很难。所以，还是在文字中说真诚而且自己坚信的话吧，直抒胸臆，坦率待人，比较容易和快乐。我的小说，说穿了，主题很简单。始终围绕着生命宝贵、人间冷暖、身心健康在喋喋不休地做文章，怕也是本性难移了。谁让我做过20年的医生，当过心理咨询师，又是一个做女儿、做妻子、做母亲的平凡女子？我守卫过祖国最高的领土，看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峰峦。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，我期望从自己的笔端，滴下带有冰碴的温情。我不深究自己的能力，只是坚持单纯的信念，尽力而为。

生命是死亡到来之前的有趣过程，我喜欢文字给予我的淡而绵长的幸福。我的写作，犹如那粒动荡的钢球，已经晃动了几十年。推动它的外力，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珍爱和渴望分享的激情。当我把对这个世界的话说完，会渐渐停下来，回归凝然不动的安息。

非常感谢简以宁女士的创意，出版我的小说编年体集，心中满溢感动。她不辞劳苦地把我的多年前写的小说，从时间之水中打捞出来，像渔民晾晒鱼干一般陈列海滩，以备今日的读者们赐教。编年体小说集的好处，是让人们看到一个作者在流动的时间中的变与不变。

毕淑敏

写于2012年5月1日

目录



- 原始股 / 001
不宜重逢 / 077
蟑螂谷 / 137
预约财富 / 157
大海里翻了豆腐船 / 245
- 附录 / 262
编辑说明 / 266

原始股

借钱。

只有借钱的时候，你才知道朋友是多么的少！沈展平在脑海里疾速勾勒了一张社会关系及主要亲属一览表。姓名像筛子里的水一样漏光了。

父母？山乡里，贫困的农户。为了供养他们唯一的儿子读书，把骨髓里的精华都蒸馏出来了。儿子读完了经济系的研究生，留在了京城的一个部。父亲的骨髓真的出了毛病，不造血了。父亲萎黄得像冬天挂在树梢的最后一根黄叶，只有隔月输一次血，才能在短时间内将他油饰一新。沈展平把所有的钱都寄回家了，已经三年不曾回去探亲。他抑制住自己想见他们的渴望，节省下的盘缠够给父亲输几回血的。你爱他们吗，你就别见他们，给他们钱，

他们就能活下去，活到儿子能够衣锦还乡光耀门庭的那一天。

同学？一些他很看不起的人现在富了，在官办的公司或是很有背景的合资企业里。他们有钱，区区几千元对他们来说，不过是酒囊饭袋里的一个零头。沈展平不会去求他们，他永远以当年在学业上的名次傲视他们。

也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但他们都穷。他们都在搞学问，搞学问的人注定要受穷，这几乎颠扑不破。

沈展平在辉煌的国家机构里搞学问，但他不甘心受穷。现在，组织上把一个集体致富的机会推到大家面前，犹如掉进牛顿怀里的那个金苹果。

钱。3000元，也许更多，6000元，或是9000元，或是12000元……这个数字尚属未知之中，但至少要3000元。

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石粮。

还有谁呢？

沈展平这拨卓越的青年知识分子，就该捧着自己的金脑袋瓜子，永远受穷吗？

有一个人。在沈展平认识的人里，唯有她，可能有一大笔钱，但她却是极难萌动恻隐之心的……

“我来晚了！真对不起，地铁停电了！”一个脆脆的女音，像冰糖葫芦又酸又甜一串串抖动在办公室庄重的空气中。

极大的办公室。因为安装中央空调的管道，房间高度很矮，好像扁火柴匣又被人横踩一脚。办公桌像火车座椅似的紧密相连，办公人员端端正正地坐着，仿佛一间教室。

把众多职员聚集在一起办公的经验，是从海外引进的。好处诸多：无法背后议论人，不能干私活，谁勤勉谁懒惰，一目了然。爱吃零食的女士们，不能肆无忌惮地往嘴里填九制陈皮或夹心巧克力。

安琪娘又迟到了。

她总是迟到，她总有理由。所有的天灾人祸总是让她在上班的路上遇到。迟到就迟到了呗，若是别人，像鼯鼠一样溜进来就是。那一瞬所有的职员都会表示自己在埋头工作，无所察觉，迟到这件事也就等于不存在了。迟到了不扣奖金，几乎是国家机关唯一的优越性了。

谁也不能保证偌大的京城总是风调雨顺，上班族的征途充满艰难险阻。不论在国家大事上认识怎样分崩离析，在这一点上大家具有惊人的共识，结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统一战线。

但安琪娘总要把迟到嚷嚷得每一个人都知道。

她是那种像面包一样松软而香甜的女人，有很动听的名字。

但大家都忘记了，大家都叫她“安琪娘”。她一口一个“安琪儿如何如何”——我们安琪儿生病了；安琪儿长高了；安琪儿学会说谎了……安琪儿的一举一动都由她美丽的娘发布公报。母以子贵，幼小的安琪儿便使她的妈妈失去了名字，遂成为安琪娘。

安琪娘非常喜欢人们这样称呼她，说免去了许多不知底细的追求者。

同这样一个育雏期的女性共居同一个房顶下，真是一大灾难。沈展平初来时，愤愤不已。但只要见过安琪儿，你就会原谅她的妈妈。安琪儿实在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婴。

怎么才能从她手里借出钱呢？

沈展平茫然地注视着墙壁。米黄色喷涂墙面布满不规则的斑点，局部看来，杂乱无章。

整体显示出随意的自然美。

沈展平突然从那些随意喷涂的斑点中，看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径，它那么鲜明地蜿蜒在垂直的墙上，沈展平奇怪自己刚才怎么熟视无睹！

“安琪娘，我是小沈。不要回头，静静听我说。我想同你商量一件事情。”沈展平抓起桌上的电话，急急地说。

每个职员写字台上，都有一架通话性能极佳的电话。只有声势显赫的大机关，才有这种气派。只要把嘴对准送话器，对方能

听到最细微的音响。办公室人员众多，要求任何人不得大声喧哗，因此所有的人都用港台歌星般的气声打电话，倍显亲热。

沈展平说这些话时，很没有胆量，手心窝了一把汗。安琪娘毕业于著名大学中文系，年纪比他大，资格比他老，平日交往又不多。但她是最合适的人选。

决定了，就要付诸实施。不同意，另换别人！天下女人还不多的是！

他看见安琪娘漫不经心扶起话筒。大机关的女职员都有这种慵懒婀娜的风姿。他看见她的右臂像骨折了似的垂在耳畔，努力地僵持在很不优雅的位置上。他知道自己的话像弹弓一样击中了她，她的脖子缓缓地像生了锈的转轴向后拧动……

“别回头！”沈展平恶狠狠地说。他只有使用命令式，才能固定住她那柔若无骨脖子。

“这件事很重要，我想同你单独谈。”沈展平缓了缓口气，很亲切地对着话筒说。

现代高科技真好，生活中，你不可能在没有任何亲昵关系的背景下，凑在一个美丽女人的耳边说话。电话帮了沈展平一个大忙。

安琪娘根本没理会他的恫吓，猛地回过头来，给了全办公室的人一个灿若云霞的微笑，所有的人都没有感觉到异常，女人常常有莫名其妙的举动。但沈展平感觉到安琪娘审视地观察了他。

他听到了轻微的笑声：“噢，是你呀，我还以为是黑手党呢！什么事？这么神秘，像地下工作者。现在说不行么？下了班我就要去幼儿园接安琪儿，没有空的。”

“我同你一起去接安琪儿。”沈展平果断地放下了听筒。

安琪儿很惬意地伏在沈展平肩上。这个叔叔个儿很高，使安琪儿看到的世界与平日不同。

因为安琪儿高兴，安琪娘也就乐意与这个平日很高傲的年轻人交谈。

“小沈，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好了，不用一直抱着安琪儿，好讨我欢心。没抱惯孩子的人，胳膊挺累的。”

“我想借钱。”沈展平单刀直入。

安琪娘不管安琪儿是否乐意，一把把她揽回来：“小沈，我们虽然平日不大说话，毕竟同事一场。你既然张了口，我不能驳你的面子。你打算借多少呢？”

“最低 3000，多多益善。”沈展平原想迂回曲折地先套近乎，然后再伺机提出要求。

但在这个聪明到近乎敏感的女人面前，只有撕掉一切伪装。

“那就是说，这次买股票的钱，你是一分也拿不出来了！”安琪娘审视着沈展平，“我看你这套西服挺排场，是雷蒙的吧！”

“是的。”沈展平简洁地回答。

“是什么？你并没有说清楚。是西服还是一分钱也没有？”

“都是，西服是上次出国考察时公费做的，仅此一套，不知您发现没有，我总是穿同样颜色的衣服，钱说一分钱没有，是夸张。我身上现在就揣着今天发的季度奖金，66元。”沈展平说。

“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每个女人都有点儿自己的私房体己，可那个数目基本上只够给自己买一件漂亮的衣服，或是给娘家添置点儿什么。要真存了你说的那个数目的钱，就一定是打了跟丈夫分家另过的主意，那不是好女人干的事。若是动用我们家的集体财产，得和安琪爹商量。况且，在付了我那份3000元之后，我家也没有那么多流动资金了……”安琪娘喋喋不休地解释着。她说的都是真话，因为拒绝了沈展平而不安，脸却红起来。

“我并没有说想跟您借钱。我只是想跟您借一个人。通过这个人，再借到钱。说穿了，这是一个计策。”

“借人？借谁？”安琪娘吃惊地问。

沈展平把安琪儿抱过来，然后对安琪娘说：“借您。”

吕不离跨进电梯，刚想按关闭键。有个穿柔软皮茄克的身影，像旋风似的卷了进来：“老吕，想把我拒之门外？”

日本三菱公司的电梯内壁均为锡亮的铝合金，人站在其中，

有一种钻进暖水瓶胆的感觉。虽说只有他们两个人，四周反射回的人影，倒把小小的空间挤得拥塞。

吕不离真希望能挤上第三个人，这样在短暂的升梯过程中，就不会太尴尬。对面是部领导的智囊——法规司司长栾德。

吕不离是图书馆的负责人，他喜欢默默地被书包围着。在书中间要比在人中间惬意得多，安全得多。有时他也觉得自己好笑：书是人写的。在潜意识里，他怕人，尤其是怕声名显赫的人，但他不怕书。哪怕是很凶恶的人写的书，比如希特勒的《我的奋斗》，他也没有丝毫害怕。结论只有一个：坏书你可以随时合上，坏人你可未必躲得开！

“最近你在忙些什么？”栾德司长很亲切地问。他是个严厉的人，严厉的人若对你很和蔼，一般是有求于你或自家心情特别好。

“忙书。再有就是去北图。”吕不离有个外号，就叫“北图”。

“我需要一些有关股份制、股票方面的奇闻逸事。注意，不是有关的正式知识，那些我都已了如指掌。我的一部有关股份制的书正在付印……”

“我们已经预订了……”吕不离以为栾德司长是为了提醒他这件事。

“不，我那本书很快会再版的……我是说这次一定要搜集生动活泼的事例……”栾德司长叮咛。